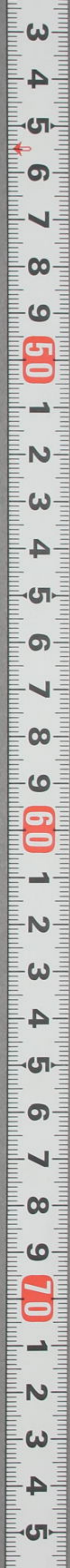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382



門口 12
1411
卷 382



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猶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杳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怙懣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建易陳君子善鼓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旣羽翼朱子而有功

二十五
十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君正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通志堂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

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摹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真德秀編於學易齋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治人同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上去二聲掃去聲應

大學章句序

通志堂

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熊氏曰六藝之目出周禮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

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吉禮事鬼神示其目十有二凶禮哀其目有六六樂者周備六代之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咸池堯樂以祭地示大馨舜樂以祀四望大夏禹樂以祭山川大濩湯樂以享先妣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五射白矢參連劍注襄尺并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指事轉注會意諧聲假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詳見

禮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音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禮保傅篇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

焉又見白虎通王制云樂正詩書禮樂之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書之命夔典樂教胄子即自天子以至大夫

士也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音以學校之

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

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

無不有以知其性分音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

俛音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

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

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敗時則有若孔子之

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去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而此篇者則因

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

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音閔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音上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音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音眉庚反否音部鄙反塞反覆沈音俗作沉非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音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音去聲之指粲然復音扶又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音去聲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間音如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音生

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六十矣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四書纂箋凡例

一朱子論語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編推用此例庶幾求四書之說而亦先涉其流之意也

一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温州點本參訂為之讀多者欲其文理明白長者欲其血脉貫凡文意俱斷為句文斷意不斷為讀者也相因者讀上有呼喚字下有承上字者讀

一字音參用諸儒所定經文元有闕者補入圈以別

之

一朱子四書之說務從簡明於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鉤玄提要不復致詳今用各箋證據于下方

一所箋如杜維山旁通薛秋潭引證金仁山攷證許益之叢說趙鐵峰箋義等書頗加裁擇隨類纂入或他論有所補益者間亦一二附焉

一箋事及音讀欲便初學者耳義理之訓則集成纂疏諸書詳矣是編奚庸贅辭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章句纂箋

子程子曰

大程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小程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集註初以大程子小程子為別次稱伯子叔子最後以

學同通稱程子云子者有德之稱猶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做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

大學孔氏之遺書

以其書為大關略故

謂之遺書詳朱子所序程氏遺書大略皆此意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

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污烏音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扶音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未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得而正矣修身以上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措音之耳四字出祭義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下同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
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
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
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
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太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
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

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
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頤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
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

已斯銘也其殆刻
之盥頤之盤歟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盤銘惟見於此名者
書之名即此九字之

通志堂

名也如苟字從升從句則書也喚為苟字則名也

苟誠也

論語苟至於仁苟亦訓誠

湯以人之洗濯其

心以去

上聲下同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

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

去聲

斷反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

易擊鼗鼓之舞之以盡神攝此四字

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去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

畿方千里王者所自治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而畿居其一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縣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鋤林反

蔚

紆弗反

之處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物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菴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興

去聲也斐文貌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

成形質也磋以鑣音他浪慮錫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

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

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

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恂

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疑非傳所釋爾雅訓釋篇

已載其文而無者字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

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詠歎之淫泆之本樂記語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與美同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如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

為善以去上聲下同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

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去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平聲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閉厭鄭氏讀為壓於簡反間居獨處去聲也厭然消沮上聲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上聲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
 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
 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勃值
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

廣韻玉篇
並陟利反

怒也蓋

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
 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
 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

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知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
碩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
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左隱三年鄭伯之車僨於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

大學章句真義

十三

通志堂

欽明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鴉音鳩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且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

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

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

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聞各得分

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
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
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
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
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平聲者

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按詩傳尹氏蓋吉甫之後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

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
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

春秋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襲鄭
晉襄公平師敗諸般歸而作秦誓

斷斷誠一之貌彥美

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
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若此

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
文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蓋田人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潮無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
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
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
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丞職反貨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仲孫慶父之曾孫事成公襄公畜馬乘士

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上

冰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

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伐斿取也周制仲春以後喪祭用冰秋涼則止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廩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瓦盆之屬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防餒敗也夷盤者實冰盤中置尸牀之下以寒尸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

菜箋見論語千乘注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自由

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平聲言

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

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學或問纂箋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邵武李氏曰孝字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內篇三立教明倫敬

身外篇二取古人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凡三百八十五章云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

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御音人以大學之道而

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

長上聲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扶音義理措諸事

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

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

乎洒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

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

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

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四字出學記陵節之病則誠幸矣

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胡半反格胡容反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此句亦出學記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

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

而復扶又反下同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

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

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

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

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

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

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之束見禮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

大學或問卷之三

卅

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扶音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

大學或問卷之三

三

通志堂

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鬼鬼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枯正毒反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四百一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
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
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
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
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
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
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
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
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
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望之

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音戛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
此空去聲隙氣逆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
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
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
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
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扶音既有以啓其明
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
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
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

通志堂

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
 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
 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
 矣則視彼眾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
 心迷惑沒溺於卑污音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
 為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
 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
 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
 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必至
 反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

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
 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
 見形句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
 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
 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眾人之心固
 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
 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
 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
 扶音修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

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
 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切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女九反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

鮮上聲矣○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

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

如字疑之義奈何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傳疑二字本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

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

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

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

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

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

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

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慮而后能得何也曰
 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
 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
 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
 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
 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
 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
 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
 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

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
 能安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間音開暇事至物來有以揆
 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
 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
 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
 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
 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
 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
 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

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

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扶音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

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

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

乃能援音袁

以為說而見形向反

於原道之

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

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

揚哉

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著書今傳於世○

曰物格而后知至

云云

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

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

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

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

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

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句反夫扶音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

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云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加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下同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

大夫以下蓋無與預音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為為下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去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反悉并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
 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
 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
 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
 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
 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
 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
 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
 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

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慊口切二反之說
 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
 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
 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
 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去聲天下
 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
 之日用論孟之為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
 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

問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

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向反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音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自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

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二曰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苟汚音烏之也去聲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真有以

去上聲

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聲淪

音澡音雪

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

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

下同有如前

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

間去聲斷徒坑反

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

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

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

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有曰從諫弗咈

佛音

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

敬日躋

賤西反

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

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

如字

政太甲之初復

扶又反

以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

怨自艾

音

於桐處

上聲

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

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

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

欽明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

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向反於禮書願治去聲之

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

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杜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咥口口生咥口口生咥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念憂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曠銘曰隨天之時以施之則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原仲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

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

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

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

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

之振奮踴躍以去夫其惡而遷於善舍上其舊而進

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

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

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

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通志堂

見皇王大紀

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

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

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縣壘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

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

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短音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

延面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

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

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

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

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十六年鄭人殺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自楚邑也品宰

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

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

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

所陳姑以見形旬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

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

理哉○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

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扶音如切如磋言其

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

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

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

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

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

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

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

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
 自修之別也彼列反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聲
 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磨之功
 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
 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
 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樂
 其樂者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
 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
 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
 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

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
 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
 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
 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
 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
 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
 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
 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
 燭音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

四言
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
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
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
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
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
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
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
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
且此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
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
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
為衍文何也曰以其復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
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
屬音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復而附此句
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
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
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
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
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

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其又反下同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

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聲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出漢武建元元年賢良策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躡者苟無聖人之

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去聲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

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大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七性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七性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

大學問

二五

通志堂

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
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
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
之遊騎奇去聲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
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
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
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
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

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
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
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
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
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
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
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
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
敢犯不韙音偉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
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

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

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

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

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篇烝民所

秉之彝詩烝民篇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

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

形體者名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

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

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扶音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

欽明

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容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

者鮮上聲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
 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
 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
 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
 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編狹固
 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
 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

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
 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臣細相涵
 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
 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
 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
 匿影別為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
 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
 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
 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

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此司馬公之說又有推其說者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

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

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

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

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

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

而言也則夫快音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

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

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力之反

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

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

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

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

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

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

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

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向反於文字多矣是

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去聲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亦作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

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

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
 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
 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
 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
 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平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
 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
 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
 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
 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

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
 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
 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
 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
 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
 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
 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拂音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
 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已所未
 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

大學或問真義

三十一

通志堂

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

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

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

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

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

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

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

我一理讒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

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

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

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

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立乎事物之表敬

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

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恭反容潛玩

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荅問反復之詳

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
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
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尚何望其能有

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

之教先生姓李氏諱通字愿中受學於豫章羅仲素仲素即龜山楊文靖之

高弟也文靖倡道東南從游者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語極則羅公

一人而已羅公授道於延平延平授道於朱子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

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

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

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

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

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

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

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

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

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

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

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

愈窒陟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並同善而惡惡上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于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

己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

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反重平聲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嘽口筆反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

史記列傳樂毅通志堂

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

兼粟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

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三夫人知兼粟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

扶又反

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

心湛

大減反

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

者固其具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

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

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

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

應者又皆中

去聲

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

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

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

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

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
 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
 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
 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
 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
 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
 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反悉井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
 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
 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
 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之平
 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
 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
 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
 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
 愛暱尼質比音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
 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

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
 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
 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
 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
 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
 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
 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
 若夫音扶教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
 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

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
 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
 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去聲取而
 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
 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卧
 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
 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言乃為去聲慮其因有
 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惰而其意
 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惰而猶不

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

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而后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今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

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

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

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
 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
 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
 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
 之於己今日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
 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
 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
 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
 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

人之意與夫扶音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
 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
 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音郅
 憚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
 之後漢郅憚傳郅皇后廢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
 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
 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
 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為善恕
 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
 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

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反扶又引詩者三
 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
依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
 已也夫扶音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
 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
 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
 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
 與預音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
 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壽詩亦有
 序正曰首言家人又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
 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
 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
 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
 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反
 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
 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
 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
 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

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
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
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
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
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待洛反也曰此莊子
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人間世篇
匠石之齊至于
由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過秦論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
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絜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
公名如圭文公
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

之所惡去聲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
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
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
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
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為天下國家
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
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
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
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
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

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

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

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

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

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已推其

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雙之所為

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

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酷暴驕恣所居

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

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

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事上而

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

一反也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止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

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

程子所謂充拓音托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

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

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

取舍音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

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音鐸而莫不截然各得其

分音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

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

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

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
立弭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音食允反而不可行矣尚
 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
 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
 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
 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
 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

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
 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
 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音鐸物舉此加彼而平天
 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
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
 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
 何名為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
 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
 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
 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

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

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言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

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
 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
 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
 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
 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字如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
 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
 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
 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
 流之而已然又念夫扶音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之
 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

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

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

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

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

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

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為屏必郢反

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

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逆則其證也漢蔡邕大傳漢靈帝時校

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俗學穿鑿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晚學咸取正焉曰

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
 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
 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
 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
 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
 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
 矣曰好善惡惡字如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
 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

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
 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
 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
 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
 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
 扶反又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
 音洪見尚書洪範範八政食貨為先篇三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
 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
 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剥
 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

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箕斂力驗厲民自養之云哉陳漢

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

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又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許六反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

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

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

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上聲予之齒者去其角

傳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按角音祿鳥嘴也聚斂

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

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葛反寧

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

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

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

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

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反義利拔

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

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

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

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
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

國者

桑弘羊楊慎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宇文融辦洽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嶠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識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利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

故陸宣公之言曰

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唐德宗謚曰宣

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凋瘁

秦辭反

而根柢蹙

其月反

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

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

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

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言者矣有國家者可

不監哉○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

平聲下同

定而子獨以

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

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

所言已足而復

扶又反

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

去聲見形句反

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

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

去聲

人深切之

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按史記周威烈王之十七年子思困於宋作中庸又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圍之子思既危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是氏讀書法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所謂四十九篇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為一書歟蓋自上古聖

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而舜復扶又反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堯之一言必

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
 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
 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
 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
 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然之正而不離
 也從事於斯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
 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
 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
 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

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
 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
 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
 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
 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
 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
 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

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

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

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

開示蘊委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

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遂失其傳焉韓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

死不得其傳焉序大意本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

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

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音聲不傳之緒音得得有所據以斥

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

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

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石氏即會稽石

子重名整有中庸集解一篇則周子二程子張子司馬溫公王安石謝上蔡呂與叔游定夫楊龜山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朱子嘗序其書後復刪定更名輯略是

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本孝經序文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

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

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

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

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

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由暢旁通而各極其趣去聲雖
 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
 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
 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
 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

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

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纂箋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_{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
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
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
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
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
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

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與惟通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按孔疏引唐陸氏曰云云程子亦以為然

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陳君

文雖不屬燭音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

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

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

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

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扶音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

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

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

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字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

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

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

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聲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

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枉而審反席也記內則將枉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北

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詩洋水篇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

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

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各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引此文素作索顏師古註索隱求索

隱晦之事真氏曰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

陳君

詭反古委

異之行

聲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

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

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

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為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

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

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中庸章句

九

通志堂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莊子終篇至大無內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又楚
詞遠游篇道可受而不可
傳其大無外兮其小無垠
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
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
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

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
周篇孔

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
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十七年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
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
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愚謂人所憾

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

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三四余
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

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親研計反

詩豳悲中反風伐柯哥音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

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

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

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

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

去聲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

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而去

之之謂也左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留舒齊地違去也道即其不遠

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已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

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

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如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並去聲顧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

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

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

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

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

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句反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幸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第工去每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二語射義注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箋見論語第三篇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竟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又按叢說云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又按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
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與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好去聲耽詩作漙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與祭通祭子孫也北疏古者謂子孫為祭甘誓言子則祭豨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

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

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齊下其齊同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二句出禮記祭

統篇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

而發見形句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音熏蒿悽愴初先反此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章句所引乃禮記祭義宰我問鬼神孔子答之云云疏言人生

時形體與氣合而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靈發揚于上為昭明者神靈光明也蒸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

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間之情有悽愴百物之精者人氣揚于上為

昭明百物之氣為蒸蒿悽愴人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神之著也○朱子曰人

死時自有一般光景蒸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北山曰

祭義所言謂人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

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

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史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

於陳滿謚胡公陳世家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陳恒得政於齊至周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秦始皇二十六年齊王建降國亡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篡傑宗彊僭略定齊地自立為王漢高祖召田橫自剄而舜祀始絕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

王肇基王迹書武成篇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王

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

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

著涉略反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 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音紺反以上至后稷也史記

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喻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叔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

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

諸侯絕大夫降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墓為祖父母也旁親之期為叔伯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服大功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

見禮記祭法篇通志堂

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

屬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琖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

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按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膳鱠膳膏臊秋行膳醢膳膏醢冬行膳醢膳膏醢

也牛屬司徒土也木克土春用之膳音巢乾維鱸音樓乾魚膏臊音大也犬屬

司寇金也火克金夏用之膳牛屬鹿也膏脾雞膏也雞屬宗伯木也金克木秋

用之膳音鮮生魚羽鴈也膏臙羊脂也羊屬司馬火也水克火冬用之羔豚物

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膳鱸膜熱而乾魚鴈水潤而性定此八者得四

時之氣猶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膏煎和膳之節其氣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祭

統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宗伯宗人之屬祝

大祝小祝也有司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凡有職者皆是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

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於其長上聲而眾相

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

申其敬也許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筭眾賓者賓之黨也

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

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酌先自飲謂

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酌賓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莫

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解於兄弟之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莫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酌長兄弟西階前酌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福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酌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酌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解酌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酌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其次

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鬣之色別彼列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許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楚茨之詩謂禮儀

既備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廢徹不遲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謂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其可知之彷彿若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胡五峯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

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謂此說有據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

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嘗秋祭也

四時皆祭舉其一耳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爲春夏秋冬

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禘爲春祭亦誤 禮必有義對舉之

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

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叢說春秋傳序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紙削竹為簡長二尺短者半之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編聯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但訓策為簡從古訛也息猶滅也

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夫音

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為蒲葦是也

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住宋神宗之世其說見筆談蒲葦蒲

柳蘆葦也以一尺之條以寸之根置之土中莫不即生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

而蒲葦又易

去聲下同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

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

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

者善之長

上聲

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

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當萬反

慈愛之

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

彼列反

事理各有所宜也禮

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

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彼列反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如字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

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
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
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
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知也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

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
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
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暮同
行道有難易去聲然能自強如字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
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
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通上文三知為知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

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返懦奴臥奴亂二反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
 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
 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
 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
 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
 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
 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
 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
 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
 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反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不惑謂不疑於理不

眩音縣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孟子註謂通人

之功而交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王去聲

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省悉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今

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

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

此皆鄭註孔疏謂飲食糧廩也稍食謂稍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按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賜稍食註稍食祿廩也

稱事如周禮稟古老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夏官稟人職主弓弩箭矢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往則

為平聲之授節以送之按周禮地官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親時有罪則相及有不便其居或自國中徙郊或由

郊徙國中則從而授之授者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別鄉則為旌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治其罪○又掌節者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財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以授四方商賈及賓客皆有期以反節凡有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子

反以迎之委積畜聚也周禮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恤民之困乏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

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旅掌其道

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俶館俶館有積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朝謂諸侯見形向於天子反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反年一小聘三年

大聘五年一朝王制疏比年每年七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大聘卿亦介

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服數來朝曾以德曰春秋傳昭三

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以事

已爾記以為諸侯之事天子則誤矣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切反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音致也疚

四百四十二
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去聲從
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

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

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

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

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

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

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

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莖音莖莫古莫

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莖之滅裂

也滅裂則其實亦鹵莖而報子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鹵莖不用心或作或輟以變其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

輕薄也

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欽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反女九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

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反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著所以筮龜

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

仰之類左定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

益來邾子凡此皆理之先見形句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

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

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旬反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去聲斷徒玩反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盈反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際生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反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

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元鼃反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大音扶華藏並

去聲卷平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反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禮器云經禮三百

百曲禮三千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按字書尊本酒器上從八從酉象器之盈下從升象兩手奉持惟恐傾失故曰恭敬奉持

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燁似廉似

温之温左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尋温也謂故學之矣

復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

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去聲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聲

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

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

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

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興倍與

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好去聲哉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如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文者六書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鄭注書名書之字也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知而讀之古者謂字為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叢說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

孝經序必駢殊軌轍疏云兩轍之間為軌車輪所轆為轍音廣六尺六寸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

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扶又反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敦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辟音壁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

佩音

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

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

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

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

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形句反下

同也三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形句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

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

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

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

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

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

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

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

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

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

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

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中庸章句卷第

三十一

鄧宜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

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禪衣也語錄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絀與縗同是

用絲麻織疏布為之

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絀

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形句反

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爾雅釋宮文云室西北隅謂之

屋漏西南隅為奧東北隅為室東南隅為突室音頤東北陽氣始起育養萬物為飲食之所突音杏深也

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

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威畏也鈇音判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

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
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
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
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
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
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

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扶又反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
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復反丁寧
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p>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奈何。子曰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此言君臣父子之理。不可不盡心乎。</p>
--	--	--	--	--	--	--	--

